

羊 羚 藏 跪 拜

王宗仁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藏羚羊丛书

藏羚羊跪拜

王宗仁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羚羊跪拜/王宗仁著.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7.3

(藏羚羊丛书)

ISBN 978-7-223-01867-8

I. 藏…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0761 号

藏羚羊跪拜

作 者 王宗仁

总 策 划 刘立强 李海平

责任编辑 王剑箫 张慧霞

封面设计 翟跃飞

摄 影 祁晓峰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

印 刷 北京燕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 168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4 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223-01867-8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辑 英雄藏牦牛

藏羚羊跪拜	3
两个抱藏羚羊的女孩	5
逃不脱枪口的藏羚羊	9
可可西里的黎明	12
迷途的藏羚羊	20
太阳里的藏羚羊	22
兵和藏羚羊	26
五道梁的第五户来客	29
地球上的第一缕霞光	32
野牦牛的喜与悲	35
为一匹野马说句话	38
河源白鹭坟	41
斑头雁情深深	44
野鸭和藏獒	47
无人区斗棕熊	49
猎 人	52
牦牛肚里长出的草	55
充满青枝绿叶的一个日子	57
伤害大山的画家	61
江河源忆旧	64
喜忧楚玛尔河	67
英雄藏牦牛	70

第二辑 花重拉萨城

西藏(12章)	79
溜索的故事不老	88
喇嘛不饮酒	92
难忘谷露	98
强曲森巴发现了美	101
一条红色哈达	104
世界屋脊上的阳光	107
喜马拉雅山下的帐篷	109
独行青藏之乐	112
西藏有个三色湖	116
一个母亲与另一个母亲	118
藏家酥油茶	121
挂在雪墓上的经幡	124
野店情深	127
对十个藏族姑娘歌声的回忆	130
藏北谷露看日出	133
藏北有一棵驼树	136
冈底斯山的丰碑	139
风雪咆哮中的温泉	142
拉萨的天空	144
花重拉萨城	146
拉萨河的色彩	148
拉萨	151
拉萨来信	153
雪域上的彩霞	155
有个姑娘想去拉萨	157

女儿真真的西藏情结	162
-----------------	-----

第三辑 昆仑女儿树

嫂 镜	171
昆仑阳台上的女人	177
女兵墓	180
昆仑女儿树	185
烟 坟	196
在可可西里关于白房子的话题	201
关于草莓的神话	207
二道沟的月亮滩	210
将军和将军楼	213
最后 5 公里	220
缺氧的美丽	223
唐古拉山的月亮	226
雪山的微笑	229
唐古拉山兵站上的氧气	232
昆仑之恋	235
雪 笛	239
变调的风沙歌	243
雪山下一个兵的背影	249
仰望雪峰	253
这个故事没有答案	255
不冻泉的泉	258
饥饿的昆仑山	261
巧遇戈壁雨	264
三春柳的风格	266
昆仑之花	268

雪山喜日	271
雪山 零下四十度	274
巴颜喀拉山的枪声	277
红 雪	280
大校和兵	283
难忘的“报饭车”	289

第四辑 感悟唐古拉

王鹏的基调:苍凉与壮美	
——《死亡效应》序	295
西藏,不倒的青春骑手	
——《你知西藏的天有多蓝》序	299
冻土层上长出来的青年女作家	
——《雪狼》序	304
不死的红柳走进了她的诗	
——《滕利娜抒情诗选》序	307
行走的唐韵	311
感悟唐古拉	314
回到长命寺	317
我与唐古拉对话	319
十年前的承诺	322

第一輯

英雄藏牦牛



藏羚羊跪拜

藏羚羊跪拜



这是听来的一个西藏故事。发生故事的年代距今有好些年了。可是，我每次乘车穿过藏北无人区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要想起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那只将母爱浓缩于深深一跪的藏羚羊。

那时候，枪杀、乱逮野生动物是不受法律惩罚的。就是在今天，可可西里的枪声仍然带着罪恶的余音低回在自然保护区巡视卫士们的脚印难以到达的角落。当年举目可见的藏羚羊、野马、野驴、雪鸡、黄羊等，眼下已经成为凤毛麟角了。

当时，经常跑藏北的人总能看见一个肩披长发，留着浓密大胡子，脚蹬长统藏靴的老猎人在青藏公路附近活动。那支磨蹭得油光闪亮的杈子枪斜挂在他身上，身后的两头藏牦牛驮着沉甸甸的各种猎物。他无名无姓，云游四方，朝别藏北雪，夜宿江河源，饿时大火煮黄羊肉，渴时一碗冰雪水。猎获的那些皮张自然会卖来一笔钱，他除了自己消费一部分外，更多地用来救济路遇的朝圣者。那些磕长头去拉萨朝觐的藏家人心甘情愿地走一条布满艰难和险情的漫漫长路。每次老猎人在救济他们时总是含泪祝愿：上苍保佑，平安无事。

杀生和慈善在老猎人身上共存。促使他放下手中的杈子枪是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以后——应该说那天是他很有福气的日子。



大清早，他从帐篷里出来，伸伸懒腰，正准备要喝一铜碗酥油茶时，突然瞅见两步之遥对面的草坡上站立着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他眼睛一亮，送上门来的美事！沉睡一夜的他浑身立即涌上来一股清爽劲头，丝毫没有犹豫，就转身回到帐篷拿来了杈子枪。他举枪瞄了起来，奇怪的是，那只肥壮的藏羚羊并没有逃走，只是用企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前行两步，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只见两行长泪就从它眼里流了出来。老猎人的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得松了一下。藏区流行着一句老幼皆知的俗语是：“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鼠，都是通人性的。”此时藏羚羊给他下跪自然是求他饶命了。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怜悯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双眼一闭，扳机在手指下一动，枪声响起，那只藏羚羊便栽倒在地。它倒后仍是跪卧的姿势，眼里的两行泪迹也清晰地留着。

那天，老猎人没有像往日那样当即将猎获的藏羚羊开宰、扒皮。他的眼前老是浮现着给他跪拜的那只藏羚羊。他有些蹊跷，藏羚羊为什么要下跪？这是他几十年狩猎生涯中惟一见到的一次情景。夜里躺在地铺上他也久久难以入眠，双手一直颤抖着……

次日，老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那只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手仍在颤抖。腹腔在刀刃下打开了，他吃惊得叫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里，静卧着一只小藏羚羊，它已经成型，但自然是死了。这时候，老猎人才明白为什么那只藏羚羊的身体肥肥壮壮，也才明白它为什么弯下笨重的身子给自己下跪：它是在求猎人留下自己孩子的一命呀！

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

老猎人的开膛破腹半途而停。

当天，他没有出猎，在山坡上挖了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它那没有出世的孩子掩埋了。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杈子枪……

从此，这个老猎人在藏北草原上消失了。再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两个抱藏羚羊的女孩



张伟元 摄

夏天,当我再次踏进可可西里草原时,流向远方的楚玛尔河给我送来两幅截然相悖的画面:这边是公安人员正在焚毁数千张缴获的藏羚羊皮;那边是一位年轻靓丽的女歌手怀抱藏羚羊,正动情地唱着一支凄凉的歌。善良与残暴并存的现实,使可可西里这块藏羚羊的乐园喜忧参半。

也许因为爱得深沉,也许因为恨得无奈,我的心情是难以言传的复杂。楚玛尔河呀,从你平缓的波纹中我看不到宁静,从你咆哮的浪涛里我听到的是最后的呼唤。



其实,在除南、北极之外的世界第三大无人区的可可西里,难得碰见个女性。所以,一位诗人在他的诗里把可可西里注为“美丽的藏羚羊”。可可西里在我脑海里最初留下抹不去的印迹,也是缘于藏羚羊。我真的很留恋五十年代末我初进可可西里时看到的情景,那会儿因了藏羚羊满山遍野地奔跑,整个可可西里都显得生机勃勃。我们这些不安分守己的汽车兵,想着招儿和散布在公路两旁的藏羚羊嬉闹。最初它们老远一瞅见汽车就甩开蹄子跑掉,后来见兵们并不伤害它们,就不惊慌了。先是躲在远处仰头张望着兵们,再后来就站在较近的地方望兵,面部的表情也由恐慌换成友好。渐渐地彼此混熟了,兵们便逗着它们玩。我们开着车和藏羚羊赛跑,车快它快,车慢它也慢。每次车过可可西里,如果哪个汽车兵不和藏羚羊逗逗乐,生活仿佛就变得很寡淡。人和野生动物成了朋友,和睦相处,大自然显出了无比的纯美。

具体时间我实在记不得了,反正是从“文革”后期的某一年某一天开始,寂寞了千百年的可可西里被一阵又一阵古老的杈子枪声戳得狼烟四起,随着枪响,不断地有藏羚羊倒下。时间的秒针指到九十年代以后,疯狂的盗猎者对藏羚羊的猎杀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此时贪婪者在藏羚羊身上找到了新的生财之道:用藏羚羊的羊绒加工成的女式披肩被叫做“沙图什”(是克什米尔方言)。它通常长1至3米,宽1至1.5米,重100克左右,轻柔如絮,保暖性极强。如此长与宽的一条披肩可从一枚戒指中间穿过,故又称“戒指披肩”。一条100克的“沙图什”披肩需由300—400克羊绒织成,而一只藏羚羊产绒仅100克左右。因此,编织一条披肩就得杀3只到4只藏羚羊。在欧美市场,一条“沙图什”披肩价格高达4万美元。为此贪财的盗猎者变得肆无忌惮,罪恶的子弹穿透着可可西里。唐古拉山在高原的寒冷中颤抖。

保护藏羚羊的“西部工委”就是在这时候成立的;38岁的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也就是在这时候与盗猎者的搏斗中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接替他职务的妹夫扎巴多杰，不久也倒在盗猎者的枪口下。盗猎者疯了！可可西里荒芜了！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忧心忡忡地给我讲了以下几个数字：六七十年代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约有10万只。到了1999年锐减到75000只以下。最新的统计是：已经不足5万只了。国际上有这样的共识，如果不抓紧采取有力措施，在中国仅有的世界珍稀野生动物藏羚羊将在5年内灭绝。

2000年夏天，我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索南达杰烈士的纪念碑下，写出了散文《藏羚羊跪拜》。散文写了一只怀胎的藏羚羊向猎人下跪求饶的事。在当年的新民晚报9月25日的“夜光杯”栏目发表后，引起了我预料不到的较大反响。海内外的40多家报刊及选本转载了这篇散文。好几个省市还把它列为中学生课外阅读文章，有个省在去年高考模拟考试时，从这篇散文中析出问题让考生解答。素不相识的青年歌手艾萌萌就是在朋友的介绍下读了《藏羚羊跪拜》，找到了我。她诚恳地要求我为她写一首关于藏羚羊的歌词，她要唱这支歌。我从这位刚满20岁歌手的目光里，感受到了她对可可西里的忧虑、对当前藏羚羊遭戮杀的无比愤慨。我也从她的目光里获得了创作的动力。当夜，我不顾盛夏热气的蒸煮，写出了《抱藏羚羊的女孩子》：

有个藏族女孩，
抱着一只藏羚羊，
那是一只死去的小羊。
胸部淌着血，
它失去了妈妈，
女孩怀抱就是它的家。
我听见，
草原响起枪声，



枪声穿透了楚玛尔河，
小羚羊倒在了血泊里。
我看见，
小羊还睁着双眼，
眼角挂着长长泪迹。
女孩抱着小羊默默地走向远方。

很快，作曲家为这首歌词谱了曲。令人十分感动的是，艾萌萌在拍摄《抱藏羚羊的女孩》的MTV时，是冒着高山反应的袭击在可可西里完成的。有人劝她就在京城制作一个类似的现场拍摄地，她说，不，我要抱着真正的藏羚羊唱歌。当时我正好在可可西里深入生活。高原的风雪把这位汉族姑娘白净的脸镀成紫褐色。她抱的小藏羚羊是可可西里一户牧民收养的被遗弃的藏羚羊。萌萌穿着藏袍、藏靴，戴着漂亮的藏帽，好神气！

我在歌词里塑造了一位抱着藏羚羊的藏族姑娘，眼下现实生活中又有了一个抱藏羚羊的汉族姑娘。两个女孩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她们要唤醒人们的良知，珍爱藏羚羊，保护大自然。

逃不脱枪口的藏羚羊

逃不脱枪口的藏羚羊

那一声枪响已经消失了3年，白玛拉吉想起来仍然戳心地痛苦：当初那只胎毛未干的小藏羚羊也长成了大个头，但是夺走妈妈的那声天塌地陷般的枪声，分明没有从它耳边散去。藏羚羊也有人一样的灵性，也会知恩必报。不信吗？

这只藏羚羊每次来探寻白玛拉吉时，它总是探头探脑地、半遮半掩地站在老远的地方，仰起头提心吊胆地张望着。它想快点见到那顶帐篷里的主人，又怕有不测的大祸降临。

藏羚羊对那顶帐篷本来是很熟悉的，现在却变得陌生了；它和帐篷的主人本来关系很亲密，现在也不敢走近她了！

藏羚羊的眼角挂着两行风干了的泪痕……

那是个天空飞散着零星雪粒的清晨，满脸苍白的阿妈从草滩上抱着一只浑身血迹的小藏羚羊，一回到帐篷里就栽倒在地上了。受惊再加上疲累，使她说话都不成句：“孩——孩子，快——快去兵站找——找‘门巴’（医生）！”藏羚羊的血在阿妈的藏袍上浸染下了一道道的血斑。

那声始料不及的枪响使阿妈一想起心儿就发抖。太阳刚刚出山，她吹着悠长的口哨，赶着羊群去草场。不远处有一大群藏羚羊，像与她的家羊比赛竞走似地涌动着。这季节，藏羚羊刚在繁殖地产完羔。阿妈站在原地，双手合十，默默祈祷这些小生灵们一路





平安。她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就在这时,一声枪响,随之一只藏羚羊就倒下了。其余的藏羚羊四散而逃。只剩一只小藏羚羊跑了几步后,站定哀叫着——显然它是受害藏羚羊的羔子,也是从枪口下逃脱的藏羚羊。阿妈看得清清楚楚,有个蒙面人将倒地的藏羚羊甩到背上,就缩头缩脑地钻进了一条山岔。那只小羔子仍在远远的地方撕裂嗓子般哀叫着……

从此,可可西里荒原上这母女俩相依为命的牧人帐篷里,变成了3口之家,这只出生不到半个月的小藏羚羊成了她们家中的成员。兵站的“门巴”给小家伙包扎了受伤的双腿,没出一个月它的枪伤就痊愈了。母女俩商议好,要尽全力把离娘的小藏羚羊养大。她们给它修起了冬能挡风雪、夏可遮炎日的羊栏,采集来了它喜欢吃的上好牧草。阿妈从自己多年的观察中发现藏羚羊最爱饮不冻泉里的水,便特地到远处雪山下的不冻泉打水喂它喝。白玛拉吉对这个小伙伴感情尤其深,常常抱着它到草场去放牧,但是它绝不和家羊同处,总是独来独往。有时一只家羊走近它,它会立即警惕地竖起耳朵去厮咬家羊,抬起蹄子刨挖家羊。它只专一地爱白玛拉吉,就连阿妈给它喂吃、喂水时,也会遭到它的拒绝。阿妈嫉妒了:小东西,你忘恩负义了,是我当初把你从黑心猎人的枪口下救出来的!它好像听懂了,吱吱叫两声,表示歉意。

小藏羚羊长到一岁了,显然那个小羊栏已经养不住它了,它常常跑出羊栏到远处找牧草。有一天,它终于离开牧人之家,扑进了山野的怀抱,回归大自然了!为此,白玛拉吉难过得流了很多伤心的眼泪。

谁也没有想到,半年后的一天,这只藏羚羊又回来了。不过,它并不靠近阿妈的帐篷,只是远远地站着看着。白玛拉吉几次想走近它,和它亲热,它都跑开了。过些日子,它又回来,仍然远远地站着,向帐篷张望、张望……藏羚羊此举引发了人们的种种猜测:有人说它是怀念死去的妈妈,回来闻闻妈妈的气息;有人说它是不忘白玛